

倾诉人:张克征 男 72岁 江宁区退休人员

# 她不是我亲娘,却胜似亲娘

母亲是我的养母,但对我来说,她不是亲娘胜似亲娘。我的童年是不幸的,出生两个来月就离开生母的怀抱,被送了人;我又是幸运的,母亲抱养了我并给了我新的生命和无私的母爱。如今,母亲去世四十七年了,几十年来,母亲的恩情我永远难忘,母亲的教诲我牢记心间。

## 生父母在逃难途中将我送人

我出生于1937年12月1日,原本姓李,家住江宁区上坊李家庄村,生父是从湖北孝感逃荒来的贫苦农民,家有七口人。出生十几天,侵华日军占领南京,生母拖儿带女,请人抬着病重的生父连夜逃难,经龙都、秣陵、禄口逃到陶吴,落脚在陶吴街南的一座破庙里。因过度惊吓奔波,生母没了奶水,我也饿得骨瘦如柴,奄奄一息,且每日哭闹不停,吵得其他难民无法休息。生父母商量:与其眼睁睁看着我病死饿死,倒不如找个善良的人家送出去,说不定能讨条生路。

一天生母到街上米店买米,向店老板谈了将我送人的事,请他帮忙打听找个收养的人家。没几天,热心的店老板就介绍了一对从秣陵逃难来的中年夫妇,他们所生的与我同年同月的男孩,在逃难途中怕给日本兵发现被闷死了,生父母看他们也是本分人家,就把我给了他们,也就是我的张姓养父母。

母亲抱走我后另找了新的住处,在替我换穿张家死去的小孩衣服时,发现我呼吸像拉风箱似的,瘦得皮包骨头,皮肤上布满出血点,脱下来的衣服上全是虱子,这才发现我是被叮咬而哭闹不休的。见此情景,母亲一阵心酸,顿生爱怜之心,把我紧紧抱在怀里,发誓要好好待我,不再让我受苦,是母亲让我幸运地活下来。

## 母亲日夜兼程赶回家给我送钱

在我的记忆里,十岁以前,我一直在母亲的怀里睡觉,头枕着她的臂膀进入梦乡。十岁以后,母亲才让我单独睡一床被子,头仍和母

亲靠在一起。要知道母亲的右手和右腿患有严重的风湿病,那是1937年日本鬼子烧掉我家房子后,母亲在稻田的窝棚里生孩子受风寒落下的。母亲忍着疼痛,让我在她的手臂上享受温暖。

有一年春节,家里只有几升米,一分钱都没有。年三十晚上,母亲煎了几个鸡蛋,炒了一盘芹菜,就算过年了。即便这样,母亲总是想尽办法让我吃饱穿暖,平时家里鸡下的蛋除卖之外,总是给我和父亲吃,母亲从来舍不得吃一个。过年过节弄点荤菜,母亲最多吃点馒头脚脚。每逢过年,母亲总要千方百计为我做件新衣服,实在没有办法,也要为我做双鞋。

家里再难,母亲也不让我受半点委屈。一九五五年暑假毕业,我和其他七十五位同学被国家统分到徐州地区做教育工作,6月同学们都毕业回家做准备工作,我因家庭困难仍留校帮同学补课,7月初才回到家里。此时家里一贫如洗,眼看报到日期临近,我所需的衣被、洗漱用品和路费全无着落。万般无奈之下,我给在二姐处的母亲写了信,母亲接到信后,立即跟二姐筹了二十块钱,日夜兼程往家里赶。当我见到母亲时,竟像受了委屈的孩子,扑在她身上哭了起来。几天后,我登上列车,母亲满怀热泪并面带微笑地送我上路。

## 在母亲支持下我成为人民教师

母亲明白事理,自小她就要求我对人要有礼貌,见人要请教,说:“喊人不蚀本,舌头打个滚”“人走正道,一生牢靠;不走正道,没有好报”“为人不做亏心事,半夜敲门不吃惊”,要我们尽力帮人,不要看不起人、笑话人,这些朴素的话语和道理,让我受

用一生。

母亲自己目不识丁,却说:“不能再让儿子做睁眼瞎了,再苦再累也要读书识字。种田太辛苦,儿子身体单薄,受不了这个苦。”因此,我七岁就读私塾,八岁开始在秣陵小学读书。解放前,我们村子八十多户人家,只有三个小孩在秣陵小学读书,其中两个是地主的子女,另一个就是我,在村上同龄的穷孩子中我是幸运儿。

由于我在小学成绩优秀,顺利考取了中学,但因家里太困难,实在借不到钱,读了不到一学期就被迫辍学了。回到家里,父亲认为这下我是理所当然要种田了,可我读书的愿望越发激烈,根本听不进父亲的意见。正是母亲理解我,尊重我的意愿,做我的坚强后盾,才使我如愿以偿考进了“吃饭不要钱”的师范,成为村上走出的第一个人民教师。

母亲还特别教育我要知恩图报,要有感恩的心。她常对我说:“要不是共产党,要不是新社会,你得了这么严重的病,家里根本没钱医治,人早就没了。”

## 一封来信让我知道自己并非亲生

1956年深秋的一天,我接到了一封来自南京凤凰山铁矿党委的信。信中自称姓李,是我的三哥,说我是自小被张姓人家抱养的,张姓父母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我十分惊讶,根本不相信有这回事。心想怎么可能呢!要真是抱养的,母亲能那样疼爱我吗?家里那么困难,还能让我上学读书吗?我将信往抽屉里一放,没有理会这事。

不久,我又收到来自南京、黑龙江、辽宁等地自称我姐姐、大哥、二哥的信。他们再次谈起这件事,并讲了时间、地点、证人等等。我带着疑惑给母亲写信问及此事,不想母亲很快就回信说确有此事,并说认不认李家由我自己决定。事情被证实,我痛苦万分。母亲却在信中开导我:当初李家将我送人也是迫于无奈,将心比心,哪个母亲舍得骨肉分离,不要怨恨他们。

母亲的大度、宽容、善解人意让我无比感动,同时也揪心地痛。母亲回信的字里行间也流

露出担心和顾虑,最大的顾虑是怕我与李家相认后丢下他们老夫妻俩。为了打消母亲的顾虑,李家兄姐轮番写信,登门邀请父母到李家庄做客。我也以实际行动证明我永远姓张,永远是他们的儿子,永远不会丢下他们。母亲的顾虑打消后,经常到李家去玩,两位母亲谈得很投机。母亲不时还烧点荤菜送到凤凰山铁矿给我三哥吃,到后来,母亲反而认为我认李家是件好事。

## 母爱让我战胜病魔

1959年,我调回江宁工作,不久父亲去世,我和母亲相依为命。在此后的三年,我乳糜尿未好又患了肺结核、甲肝两种病,原本就差的体质一下子被摧垮了。母亲心疼无比,陪着我奔波城乡到处求医问药,仅在南京铁医附院(现中大医院)、肺结核病院(现胸科医院)、省中医院就分别住院47天,285天,99天。

母亲不仅陪着我到处看病,还安慰我不要急,她说:“急是急不好病的,要是能急好,我们大家都坐到床边来陪着你了,病还是要治,要有信心!”三年里,母亲日渐苍老。看着母亲稀疏的白发、满脸的皱纹、弯驼的腰背,我愧疚不已。

1962年秋季,经过三年多的病休,我战胜病魔,恢复了工作。母亲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,精神也好了许多,她知道我工作狂的性格,一再交待我注意劳逸结合。可是,就在我们生活走向正常的时候,母亲病倒了。

1962年农历9月9日,是母亲70岁大寿,早上我为她做了寿面,中午办了酒菜,母亲很高兴。娘儿俩谈心时,她说:“你还是认识哥哥姐姐好啊,相互有个照应,不然你孤零零一个人,我死了也不放心呀。”谁知生日后的第三天,母亲就匆匆走了。

母亲是带着未了的心愿走的,她一直把心愿藏在心底,但我明白母亲的心愿是什么。现在我可以告慰母亲的是:儿虽一生平淡,但没有愧对她的教导,儿也步入古稀之年,享受幸福的退休生活。儿一九六五年结婚生子,现已子孙绕膝,张家香火得以延续。

母亲,儿永远不忘您的恩情,永远记住您的教诲。

倾诉者:秦信夫 男 65岁 高级工程师 江宁区

## 奶奶,我没有辜负你

祖母的一生是辛勤、劳苦的一生,清末、民国、新中国成立前后,家里共经历了三次土匪抢劫,儿子被绑架,她都能渡过难关,但1972年3月5日父亲的去世给了她致命的打击,从此一蹶不振。

## 祖母躲在锅里避土匪

我老家在栖霞区长林村桂山嘴,从12岁离开后我一直很少回去。前几年因建设仙林大学城需要,全部拆迁了,以前的农田村庄现已全部变成高楼大厦和混凝土马路,但是我对家乡的思念始终是清晰的、难忘的。

我的祖母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,这家育有一儿一女。一儿在9岁时夭折,女孩即我祖母。成年后祖母出嫁到同村的徐家。但不到一年,男人病逝,祖母回到娘家,因家境殷实,她父母决定招婿入赘。当时,祖母家共有土地100多亩,长工十多人,耕牛八头,农忙时再雇用短工帮忙。盖有三进共十余间大瓦房,外加长工房,碾米磨面坊、养猪房、养牛房等,是当时方圆数十里的首富。祖母当家做主,内外事务、对外联络应酬、人情往来,她都事必躬亲,对内养儿育女,安排家务和农活则由祖父安排长工解决。

民国初年,祖母家遭土匪三次洗劫,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腊月廿九的深夜。当时长工们住在大房子外的草房内,土匪用枪逼着长工叫开了大门,说有人生病在大门外需救援。随后土匪蜂拥而入,将贵重物品洗劫一空。当时祖母躲在一个反扣的大锅里才逃过一劫,而太祖祖母被土匪吊在房梁上逼问钱财下落,太祖祖母不从,被土匪活活烧死。当时的风俗是必须在春节前处理完丧事,所以我的太祖祖母是在大年三十下葬的。

## 祖母赎回被绑架的父亲

祖父、祖母一共生育了九个子女,父亲排行老四,却是男孩中的老大。在父亲14岁时,春末夏初的一个傍晚,父亲从私塾放学回家的路上,遇到两个陌生人,他们把父亲挟持到一山洞内。第二天,就有邻居向祖母传来话,称在外遇到一个外乡人,叫带信给秦家,称秦家的儿子在他们那里,希望家里人拿钱去换人。

对方开价要一万大洋,后谈到五千大洋,一个月内解决,一手交钱,一手放人。祖母得知后,连夜筹集大洋,一个月后钱到,父亲也回来了。

解放后,农村家里土地(除留下自种外)被分配给贫下中农,房屋分给6户无房雇农居住,耕牛被牵走,长工被遣送回原籍,全家被扫地出门,住在以前长工们住的三间草房内。由于党的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,栖霞街上的房屋、土地、资产未受影响,生意继续经营,祖母觉得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,只要一大家子平安就好。

## 祖母和父亲一同给我送鸡汤

我是由祖母一手带大的,从小娇生惯养。虽然家住在草房内,但经济条件不受影响,一旦缺粮缺钱,叫人带个信到父亲那儿,父亲立马会派人或亲自送来。所以,祖父祖母的生活水平在当时还是高的。

每天一干二稀三餐饭,早晨还有营养补品,俗称“滚水”。每天早晨还未起床,儿媳妇已将清蒸荷包蛋、桂圆、猪油白糖端到床前,祖母会叫醒我,起来做“小窝子”,把我抱在怀中,先叫我吃,当我吃了一个鸡蛋外加五六颗桂圆后,她才把剩下的吃完。这样一直坚持了好几年。

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父亲通过老家的一个生产队长给我们几分荒地,由我们自己开荒种点粮食或蔬菜,补贴生活。我与母亲、两个妹妹星期天前往,种植、除草,种了麦子和山芋,平时的管理全靠祖母照应,她迈着小脚在地里操劳,那年山芋获得了大丰收,解决了不少饥饿问题。

在我12岁时,我离开了祖母,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了。母亲患了子宫癌,手术后已不能生育,我只有两个妹妹,二叔虽结婚但未生育,三叔还在读书,直到我20岁,二叔才生一男孩,三叔才结婚。

1965年,经过多番波折,我终于参加了工作,在栖霞区建筑合作社当木工学徒。祖母知道我去当学徒非常心疼,很舍不得,但也很无奈。那年冬天,雪下得非常大,祖母亲自杀了一只老母鸡煨好后,用热水瓶装好鸡汤,在父亲的陪同下,亲自从栖霞坐车到鼓楼,后转车到我单位。当时我们全在室内干活,父亲将我喊到室外,然后去了一只碗,从随身带来的热水瓶中倒出黄亮亮的老母鸡汤。

祖母说:“干木匠是累活,要好好补补身体。”父亲说:“这是你奶奶亲自煨的鸡汤,她舍不得你。”当时我的眼睛就湿润了。当天在祖母和父亲的注视下,我一人两餐就将一只老母鸡吃光了。

## 父亲的去世给祖母打击很重

1974年冬季,在父亲去世两年后,84岁的祖母突然生病,她卧床不起,拒绝进食和医治。父亲的去世给她的打击太大,精神支柱突然没有了。一个星期天,我和妻子去看望她,她一手拉着我的手,一手摸着她凸起的腹部,很遗憾地说:“可能看不到曾孙子出世了,希望你们好好培养他,将来能出人头地,为秦家光宗耀祖。”

当时,二叔家虽有一个男孩,但因是农村户口,家庭成分不好,所以祖母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这长房长孙身上了。五天后,祖母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祖母虽然去世了,这个大家庭也结束了,但是留给我的记忆是深刻的、永不磨灭的。

小时候,我也见过穷人对我的嫉妒和笑话,甚至我的二叔也对我抱任何希望。但是我努力了,争取了,我一生不良嗜好,做事谨小慎微,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,成为一个正直、善良、对国、对家有用的人,没有辜负祖母对我的希望。

## 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

信箱:kbm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dsqq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

